

遂決蓋婦苟守貞衣且不能去况可犯耶

然亦不可以此槩天下直須徐詰其當日  
之情境乃得

### 范正辭

范正辭歷官以治績聞會有言饒州多滯訟選  
正辭知州事至則宿繫皆決遣之胥吏坐淹獄  
停職者六十三人會召令料州兵送京師有王  
興者懷土憚行以刃傷其足正辭斬之興妻  
詣登聞上訴太宗召見正辭廷辯其事正辭曰

東南諸郡饒實繁盛人心易動興敢扇搖苟失  
控馭則臣無待罪之地矣上壯其敢斷特遷膳  
部員外郎充江南轉運副使賜錢五十萬饒州  
民甘紹者積財鉅萬爲群盜所掠州捕繫十四  
人獄具當死正辭按部至引之囚皆泣下察其  
非實命移訊而民有告羣盜所在者正辭潛遣  
監軍王愿掩捕之愿未至盜遁去正辭卽單騎  
出郭二十里追及之以鞭擊賊中雙目執之賊  
自刃不死餘賊渡江散走得所棄賊載賊歸按

其姦狀伏法，而前十四人皆更生。

斬懷土憚行之卒，消一方禍亂之萌，此其臨事敢決，更勝於州無滯訟，欲令紀法常肅，不可無此能吏。

### 李冕

李冕調崇安簿，縣民謝叟無子，養他姓兒，以致富。後婢生一兒，垂死，戒曰：吾故貧，皆汝兄佐吾致富，分財當優之。後婢兒稍長，詣官乞還兄姓，令欲判可。冕詰婢兒不服，更訴於州。蔡襄爲運使，聞赴崇安，冕迎曰：法順人情，今與人同艱辛，以致豐裕，欲終奪而窘之，殆非所以順人情也。襄曰：非主簿，吾幾誤任法矣。卽具奏論，朝廷是之，著爲令。

律重本生，養子雖同父起家，厚薄尚當有別。然此斷須以父命當遵爲主，不在艱辛致豐裕也。

### 胡廷桂

胡廷桂開慶間爲鉛山主簿，時私酷之禁甚嚴。

有婦訢其姑私釀者廷桂詰之曰汝與姑和乎  
曰和曰既和則能代汝姑受責矣以私酤律笞  
之政化遂行

代姑之笞雖得體終不若陳亭長酒食勸  
勉之言爲更善也

### 林從周

林從周充開封府推官民有殺其兄二子以窺  
其財者長被創卽死其幼走以免事發獄成以  
母年八十法當留侍從周議使無狀子居母側  
以凌其幼孤必無全理且孤孫雖穉亦能爲祖  
母養留之惠奸不可讀奏未畢章獻太后遽頷  
之曰人情當如此命配海外

此議情理皆當

### 胡文舉

胡文舉寶祐中調贛縣尉未至有訴殺人而失  
其屍且不見殺者文舉至方下其事一日池有  
屍無首莫能辨文舉詢死者之母知臂有涅虎  
視屍果然又廉得其妻嘗與男子姦別鞠其妻

疑男子事泄言實與男子姦故共殺夫而埋其首掘得首加屍如生咸以爲神

妙在與男子別鞫

張羽

張羽出守廣平條教清肅吏卒畏懾莫敢仰視雖隆寒盛暑漏下五鼓必起視事夜分乃寢問民疾苦力舉行之建閘通水開田千畝以資困農置木牌令得自白以達民情順德有囚母與僧通子已壯不改惡其子之言也乃入井死會

當決子羽曰母無行負夫與僧私通顧可殺子絕夫嗣乎因遂得釋鉅鹿有告婦奏一要宦暴殺其夫吏受委咸憚莫能決羽按而寘諸法要宦懼厚賄朱寧誣奏下羽獄吏民爭歛錢賄寧爲羽求解羽曰吾寧失官不敢失志若等愛吾幸無枉吾志也大理直其誣乃還郡自後民益相信斷獄大省

母以忿愧死非關子也留子所以嗣父亦以嗣母此議未爲非是

高子業

高子業初任代州守，有諸生江棹與隣人爭宅址，將鬪，陰刃棹人江孜等，匿二尸圖誣隣人，隣人知不敢鬪，全界以宅，棹埋尸室中數年，棹兄千戶楫枉殺其妻，棹啖妻家訟楫，并誣楫殺孜事，楫拷死，無後，與弟槃重襲楫職，訟上監司臺，付子業再鞫業，問棹以孜等尸所在，棹對曰：楫殺孜埋尸其室，不知所在，曰：楫何事殺孜，棹愕然對曰：爲棹爭宅址，曰：爾與同宅居乎，對曰：異

居，曰：爲爾爭宅址殺人埋尸，兄室有斯理乎，問史曰：搜尸棹室否，對曰：未也，乃命搜棹室，掘地得二尸于棹居所，亦跡宛然，棹伏罪，州人曰：十年冤獄，一旦得雪，州豪吳世傑誣族人吳世江，世澤姦盜，拷掠死二十餘命，世江更數冬不死，子業覆獄牘，問曰：盜賊布裙一，穀數斛，世江有田若廬，富而行劫，何也，世傑曰：賊餌色，卽呼姦婦問之，曰：盜姦若何，對曰：姦也，何時，曰：夜，曰：夜姦何故識賊名，對曰：世傑教我賊名，世傑遂伏

誣殺人罪，郝縣千長趙遠捕盜起家，萬金嘗糶村民野寺，誣爲盜，得貲遠，僕更污民妻，慮僧覺，致民縣獄，列狀上官，遠曰：民不死，禍且及乃。設誦給縣官，縣官恐，聽遠入獄，磔民屍，擲屍獄外。上官正治遠，僕罪薄，罰遠，子業曰：安有屬殺人而長若主不與者乎？卒正遠罪。

三事不難斷，難在斷久，獄無瞻前顧後之念耳。若謂家屬殺人，而長若主，未有不與特爲趙遠之稔惡而發，則可。此外不可以

一律論也

李復亨

李復亨年八十，登進士第，調臨晉主簿，護送官馬入府，宿逆旅，有盜殺馬。復亨曰：不利而殺之，必有仇者。盡索逆旅商人過客，同邑人橐中盛佩刀，謂之曰：刀、鱗、馬、血、火、燬之，則亦青。其人歛伏，果有仇，以提刑薦，遷南和令，盜割民家牛耳。復亨盡召里中人至，使牛家牽牛，遍過之。至一人前，牛忽驚躍，詰之，乃引伏。

此亦格物之效。

宣彦昭

宣彦昭仕元爲溫州路平陽州判官，儒生有數百畝之園，爲勢家所侵，雖屢訴有司，輒以厚賄屬吏，連年不決。彦昭立斷還之。儒生函金爲謝，彦昭叱去曰：「顧法當爾，吾豈私汝者耶？」天大雨，民與軍爭簷，民曰：「我物而軍取之。」軍曰：「我物而民取之，絕無印証。」彦昭裂而爲二，並驅出，使卒踵其後，軍忿謀不已。民曰：「汝自失簷，于我何損？」

隸卒以聞，彦昭杖民，令買簷償軍。其在溫州，會大俠起東海來攻府城，戍將問計，彦昭曰：「此烏合之衆，帥精銳大開城門，搗退之。」戍將氣驕，頗易之。寇乘隙入城，戍將被擒，而彦昭亦受縛。彦昭瞑目罵曰：「天子何負於汝，乃構亂耶？」寇怒欲兵之，民翼蔽其背，泣曰：「寧殺我，毋殺我判官。」寇義之而止。

遇事頗見才力，臨難亦不乏氣節。

觀音奴

觀音奴歷知歸德府廉明剛斷發摘如神民有  
叩冤者雖數十年事皆千里奔走來訴觀音奴  
立爲剖決數日悉清彰德富商任甲抵睢陽驢  
斃令郟乙剖之任以怒毆郟經宿而死郟有妻  
王氏妾孫氏孫訴于官官吏納任賄謂郟非傷  
死反抵孫罪置之獄王來訴冤觀音奴立破械  
出孫于獄呼府胥語之曰吾爲文具香幣若爲  
吾以郟事禱諸城隍神令神顯於吾有睢陽小  
吏亦預郟事畏觀音奴嚴明且懼神顯其事乃

以任所賂鈔陳首曰郟實傷死任賂上下匿其  
實吾亦得賂敢以首於是罪任商而釋孫妾寧  
陵豪民楊甲夙嗜王一田三頃不能得值王以  
饑携其妻就食淮南而王得疾死其妻還則田  
爲楊據矣王妻訴之官楊行賄僞作文憑曰王  
在時已售我觀音奴令質之神楊懼神之靈先  
期以羊酒浼巫囑神勿泄其事及王與楊詣祠  
質之果無所顯明觀音奴疑之召巫詰問巫吐  
其實曰楊以羊酒浼我囑神曰我實據王田幸



神勿泄也。觀音奴因訊得其實，坐楊罪，歸其田。工氏責神而撤其祠。

柰何不明聽之人，而幽質之神乎。

### 范櫛

范櫛爲淮安守，時民家子徐柏及婚而失之，父訴府。櫛曰：「臨婚當不遠遊，是爲人殺耶？」父曰：「見有力人，不能殺也。久之莫決，一夕秉燭坐，有濡衣者，臂繫甕，僕而趨，默詫曰：『噫，是柏魂也。』而繫甕水死耳。明日問左右曰：『何池沼最深者？』吾欲

嘗遊，對曰：『某寺。』遂輿以往，指池曰：『徐柏屍在是。』網之不得，將還，忽泡起如沸，復於下獲焉。召其父視之，柏也。然莫知誰殺。櫛念柏有力，殺柏者當勅。一日忽下令曰：『今亂初已，吾欲簡健者爲快手。』選竟視一人反襖脫而觀之，血漬焉。呵曰：『汝何殺人？』曰：『前陣上浣耳，解其裏，血漬露。』櫛曰：『倭在夏秋，豈須襖？』殺徐伯者，汝也。遂具服云。以某童子故，執童子至，曰：『初意汝戲言也。』果殺之乎？一時稱爲神識。少嘗讀書道觀，數怪見。同

學者死焉。公翫習無懼色。其膽決蓋天性也。

臨疑事。便當直前勘定。每十得人九。

### 伍典

伍典爲柳州太守。州民鍾鈕。其叔自他所貽書。鈕携囊金市產。鈕墮其計。至中途。叔與夥賊撲殺鈕。携其囊金去。不可蹤跡。妻訟之官。監司以屬典。檄至。典得鈕妻上叔所貽書。方思爲之計。神忽見夢。典因策夢中語。謂事當起於僧人。因於府治白石山結僧堂一區。令遠方僧至者率

舍其中。各寫經凡幾。已而得一僧所寫經字。與鍾妻所上書適類。又因詰其祝髮歲月。正與殺鈕時合。乃令鍾妻遣僕覘之。衆僧中果一人如鈕叔。指以示典。卽頃所詰問僧也。杖之吐實。遂伏辜。

如此用心。不患鈕冤無抵。然爲一事而特以造屋齋僧。亦太費力矣。

### 楊茂清

楊茂清。陞直隸貴池知縣。池濱大江。使傳往來

如織民好囂訟茂清因俗爲治且遇事明決時  
涇縣有王贊者逋青陽富室周鑑金而欲陷之  
預構一丐婦蓄之鑑至索金輒殺婦誣鑑訊者  
以鑑富爲嫌莫敢爲白御史以事下郡郡檄清  
往按閱其獄詞曰知見何不指里隣而以五十  
里外麻客乎贊旣被毆暈地又何能辨麻客姓  
名引爲之證乎又云其妻伏贊背護贊又何能  
毆及冒膈死乎已乃訊証人稍稍吐實詰旦至  
屍所益審居民則贊門有溝溝布朽椽爲橋陽

出婦與鑑爭墮橋而死贊乃語塞而鑑得免石  
埭楊翁生二子長子之子標次子死而婦與僕  
姦翁逐之僕復潛至其家翁不直斥爲姦而比  
盜撲殺之時標往青陽爲親故壽僕家謂標實  
殺之而翁則訴已當復辜當道不聽竟以坐標  
翁屢以訴清密偵其事得之而當道亦以標富  
憚於平反清承檄則逮青陽與標酒者十餘人  
隔而訊之如出一口乃坐翁收贖而貸標後三  
年道經其家盡室男女羅拜于道且攜一小兒

告曰：此標出禁所生也。非公則楊氏斬矣。又貴池王武業皮爲生，嘗與劉廷璋爲伴。一日廷璋懷假銀及首飾數事，約武渡江貨皮。武方缺食，見廷璋至而喜，其夕醉以烈酒，殺而取其貨。與其妻昇而沉之江。其情頗昧，清廉得之，妻當從坐。清乃釋妻而坐。武曰：吾憐其二子方襁褓耳。銅陵胡弘緒，韓太守試冠諸生，有一家奴挈妻子而逃。弘緒訴媒氏匿之，蹤跡所在，相與執縛之。其奴先是病甚，比送獄，當夕身死。其家亟陳

於官，而客戶江西人，其同籍也，紛至爲證。御史按部訴之，輒以下清清覆訊之，曰：所謂鎖縛者，實以送縣，非私家也。况奴先有病乎？遂原胡生，會科試。且迫夙夜以獄牒上，胡生遂得不坐。是年登賢書，其辯冤釋滯多類此。

此君一腔真懇，大較養生機，不用殺機。楊翁盡室男女羅拜，携一兒以告。此段情景，當令苛刻者躍然興好生之念。

東野

東野爲陳留知縣，陳留去藩服近，民多健訟，訟輒赴臺省，不干縣吏。縣吏顧無可柰何，野至，爲聽其大者劇者，而於細事以義退之，無所留滯。於是人皆仰戴，而大且劇者不復赴臺省。一切細故，輒相解釋，無敢以煩。濱令河溢於縣北，害耕稼，野乃謀諸治河者，築堤拒河，河之舊汚，於是爲桑麻之地者，百里流亡之民，皆復來歸，仍加意賑貸，各有生業，戶口增以千計。邏卒趙獻者，有仇，夜人刺獻死，匿去，弗可得，衆以爲弗得，乃竟得之。縣故多盜，於是盡散去，爲農無復取犯法。

聽斷既持大體，則健訟之風自息。

### 郭桂

郭桂知安丘縣，安丘民王愷者，富而橫，令至，啖之以利，既乃鉗制不得動，令心內忿然，無可柰何。至是愷使人逆桂，以利啖之，拒不可，怒斥之去。至縣，而愷自來謁，乃發其事，鞭笞之。愷懼，謀陰中以禍，以罪擒殺之，有訟其子盜金者，且罵。

母桂知其後母也。而謂翁曰：「亟歸發媪衣笥中，可得金果，得之，於是翁大感悟，知其媪爲之，乃復愛其子，常趨郡縣中，囚乘隙反獄，走匿不可得。攝縣者懼，追告之途，曰：『當在某地古墳坎窞中。』果然，其他政事明斷多類此。

鞭橫民，悟惑父，皆快心事。

牧津卷之三十 終

牧津卷之三十一

得情

黃霸 二見

何武 二見

薛宣

范邵

傅琰

顧憲之 三見

司馬岐

崔暉

李惠

李勉

馮儀

張詠 九見

韓億

向敏中

得情

母桂知其後母也。而謂翁曰：「亟歸發媪衣笥中，可得金果，得之，於是翁大感悟，知其媪爲之，乃復愛其子，常趨郡縣中，囚乘隙反獄，走匿不可得。攝縣者懼，追告之，途曰：『當在某地古墳坎窞中。』果然，其他政事明斷多類此。」

鞭橫民，悟惑父，皆快心事。

牧津卷之三十 終

牧津卷之三十一

得情

黃霸 二見

何武 二見

薛宣

范邵

傅琰

顧憲之 三見

司馬岐

崔暉

李惠

李勉

馮儀

張詠 九見

韓億

向敏中

得情

种師道

程明道

六見

錢惟濟

唐臨

魯有開

尹洙

二見

陶節夫

蘇渙

杜杲

王罕

二見

汪待舉

陳春

干文傳

歐陽曄

張希崇

楊龍

梅應魁

陳祥

謝麟

孔鏞

四見

附理幽

孟嘗

王侔

二見

何敞

鮮于冀

甄法崇

崔公度



牧津卷之三十一 得情

明山陰祁承燦輯

黃霸

黃霸守潁川郡其先有富家兄弟同居婦皆懷  
妊長婦胎傷匿之弟婦生男長婦盜取以爲己  
子論爭三年不能決訴于黃霸霸使人抱兒于  
庭兩婦去各十步叱令競取之長婦抱持甚急  
弟婦恐致傷害因而放與而情甚悽愴霸乃叱  
長婦曰汝貪家財欲得此子寧慮其所傷乎此

事審矣，婦乃伏罪。

從情意中體認得來。

何武

漢沛郡有富翁，家貲二十餘萬。子年纔三歲，失其母，有女適人，甚不賢。翁病困，爲遺書，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又

此翁大有妙用

此翁作○用○亦○奇○

不與劍。兒詣郡陳訴，太守何武錄女及壻，省其手書。顧謂掾史曰：此人因女性強梁，壻復貪鄙，畏殘害其兒，又計小兒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

與女實寄之耳。夫劍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又度此女必復不還其劍。當關州縣，得見申展，其思慮深遠如是哉。悉奪取財與兒，曰：敝女惡壻，溫飽十年，亦已幸矣。論者大服。

非武亦不能爲此翁作註解。

薛宣

臨淮有一人，持足縑到市，遇雨披戴。後一人求共庇，雨霽當別。因共爭鬪，各云我縑。請府自言。

太守薛宣呼騎吏斷縑，人各與半，使人聽之。後人曰：君恩前撮之，而縑主稱冤，宣因詰責具服，悉畀本主。

范邵之斷縑，蓋祖此意。

范邵

范邵爲浚儀令，二人挾絹于市，互爭，邵令斷之，各分一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愠之色，於是擒之服罪。

意亦似巧，然一絹而中斷，則難乎爲已物者矣。

傅琰

傅琰爲山陰令，有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又有賣針賣糖二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掛團絲于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傅季琰家傳有治縣譜，其理吾邑者，故當多善政，而史傳乃撮此一二事爲佳話，何耶。

顧憲之

顧憲之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主所認盜者亦稱已牛二家辭理等前後令莫能辨決憲之至覆其狀謂二家曰無爲多言吾得之矣乃令解牛任其所去徑還本主宅盜者始伏其辜能識物情故能辨民情

司馬岐

司馬岐爲陳留相時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徙獄於岐屬縣請豫治牢具岐曰

今囚有數十既巧詐難符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見也豈當復久處囹圄耶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決竟

訊初獄與久獄異初獄之得情在誠心久獄之得情在虛心此法不可不知

崔碣

崔碣爲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河間值龐勛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各存亡乾夫悅其色且利其富既占陽驚曰乃

夫殆不還矣。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爲富人。及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詬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賄，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恨歎失明，碣至，可久陳寃，碣得其情，卽敕吏掩乾夫，并前獄吏，悉發昧姦，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淫潦，獄決而霽。」

大賈之家，人所共識，一旦爲乾夫所詭得，亦人所共憤。如此明白易曉之事，而一訴

再訴，竟抱沉寃。况天下有疑似難剖，更甚於此者乎？安得有崔公之獄決而霽耶？

### 李惠

李惠爲雍州刺史，長於思察。雍州廳事有燕爭巢，鬪已累日，惠令人掩護，試命紀綱斷之，並辭惠。乃使弱竹彈兩燕，旣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屬吏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彼去者，旣經楚痛，理無固心。羣下伏其深察，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

之物，惠遣爭者出，顧州綱紀曰：此羊皮可拷知  
上乎？羣下咸無荅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  
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負薪者  
乃伏罪。

此與鞭絲剖雞，同用小智，雖事近於戲，然  
其意可推也。

### 李沂公

李沂公勉，鎮鳳翔，有屬邑耕夫，得裹蹄金一瓮，  
送於縣宰，慮公藏之，守不嚴，置于私室，信宿視

之，皆土塊耳，瓮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遽  
有變更，莫不駭異，以聞于府，宰不能自明，遂以  
易金誣服，雖詞款具存，莫窮隱用之所，以案上  
聞，沂公覽之，盛怒，俄有筵燕，語及斯事，咸共驚  
異，時袁滋在幕中，俛首無所荅，沂公詰之，袁曰：  
某疑此事有枉耳，沂公曰：當有所見，非判官莫  
探情，僞袁曰：諾，俾移獄府中，閱甕間，得二百五  
十餘塊，遂于列肆索金，鎔瀉，與塊相等，既成，始  
稱其半，已及三百斤，詢其負擔人力，乃二農夫。

以竹擔昇至縣計其金數非二人竹擔可舉明其在路時金已化爲土矣於是羣情大豁宰獲清雪

袁滋此舉亦見聰明過人但縣官當日收金于私室何以不對衆一驗視之此等處非坦衷御物直捐形跡毀譽者不能余故不重袁公之察而重袁公之誠

### 馮儀

馮儀爲豐城令有田父詣令求決事凌晨飯蕨

稍覺饑至食肆求麪久不與乃去肆家堅索麪金不與乃訟於縣儀飲以茶而洒桐油其中田父盡吐所食惟蕨耳肆家乃伏罪

田父事雖得明然委頓甚矣

### 張詠

張詠知杭州有沈章訟兄彥割家財不平詠撻而遣之後半載詠因行香過其所居召章家人并彥家人對立謂彥曰汝弟訟汝言汝治家掌財久伊幼小不知多少汝分之不等果均平乎

不平乎。彥曰：均問章，章曰：不均。詠謂彥曰：終不能滅章之口。兄之族入于弟室，弟之族入于兄家，更不得入室，卽時對換。人服詠明斷。杭先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壻主其資，而與壻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卽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子時長立，果以財爲訟。壻持其書詣府，請如約。詠閱之，以酒酹地曰：汝婦翁智人也。以子幼，故以此屬汝，向以七與子，必死於汝手矣。乃命七與子，三與壻，皆泣謝而去。

兄弟更室，與張齊賢斷戚畹之事如一轍。乖崖無事，不有機權，但如此斷法，倘有經營貲產，寄頓于外方，安得相均。○子與壻三七之斷，其意甚類。何武兩翁以神告而兩公以神剖，卽揆之情理，亦無絲毫遺憾。

### 韓億

韓億知洋州，大授李甲，以財豪于鄉里。兄死，誣其兒子爲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爲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貲。嫂姪訴于州，積十



餘年，竟未有白其寃者。億至，又出訴。億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爲驗。一日，盡召其黨至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服罪，子母復歸如初。

凡聽斷必須徹覽前後案牘，則自無遁情。

### 向敏中

向敏中判西京時，有僧暮過村舍求宿，主人不許，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是夜有盜入其家，携一婦人，并囊衣，踰牆出。僧不寐，適見之。僧念不爲主人所納，而強求宿，明日必以此事疑我。

執詣縣矣。因亡去，夜走荒草中，忽墜罾井，而踰牆婦人，已爲人所殺，尸在井中，血污僧衣。主人蹤跡捕獲，送官，不堪掠治，遂自誣云：與婦人姦，誘以俱亡，恐敗露，因殺之，投尸井中，不覺失脚，亦墜於井，賊與刀在井傍，不知何人持去。獄成，皆以爲然。敏中獨以賊仗不獲，疑之，詰問數四，僧但云：前生負此人命，無可言者。因問之，乃以實對。於是密遣吏訪其賊，食於村店，有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問曰：僧某獄如何？吏給之。

此吏有智

曰。昨日已答死於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如何。吏曰。府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害。彼婦人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問其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往捕。并獲其賊。僧始得釋。

獲殺人賊。雖由此吏智術所致。然惟得敏中一疑。便爲此僧生機。

### 种師道

种師道以雍州推官。權同谷縣。縣有猾吏訟田。

彌二年不決。師道閱其牘。窮日力不可竟。然所訟止於母及兄而已。引吏前詰之曰。母兄法當訟也。耶。汝再期擾鄉里足矣。吏服罪。闔境躡舞。畫其像祠之。

一語喚起良心。不但折獄。曉人自當如是。

### 程明道

程明道顯。知澤州晉城縣。時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幾。晨起。有老父在門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具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請

辨之老父曰業醫遠出治疾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月日某人抱去某人見程問曰歲久矣爾何說之詳也老父曰某歸而知之書于藥法冊後因懷中取冊以進某記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程問張氏爾年幾何曰三十六爾父在年幾何曰七十六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四十人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駭服罪

明道已知其僞特借一翁字折服之耳若其爲詐卽詣門就居之時已了然可辨矣

### 錢惟濟

錢惟濟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強奪之不能得乃自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問面給以食而盜以左手舉匕筯因語之曰他人行刃則上重下輕今下重上輕正用左手傷右臂也誣者乃服

亦有細心

### 唐臨

唐臨爲冠氏令、縣界有種瓜者、一婦人因過瓜園、摘一瓜與其子、瓜主執之、自執三十枚、以誣其婦、臨問曰、婦人盜瓜時、執何筐篋、瓜主曰、無。卽令瓜主抱子、并使盡拾其瓜、不及十餘枚、已不能堪矣、遂伏誣告罪、

妙在使瓜主拾瓜、

魯有開

魯有開知韋城縣、曹濮有劇賊入境、聞有開爲政、相戒曰、魯公去乃可來、因遁去、知確山縣、獨

破一大姓能撼邑事者、縣遂無事、興廢陂、溉民田數千頃、飛蝗不入境、富弼守葵、薦有開有古循吏風、守金州、有蠱毒獄、坐死幾十人、有開曰、欲毒人、衷謀之可矣、安得若是衆者、訊之果誣、時方旱、獄解而雨、

殺機斷不令衆聞、有開之斷無難、但其平日作用、足使劇賊自遁、吏才何可少哉、

尹洙

尹洙知河南府伊陽縣、民有女幼孤、而冒賀氏

法律得情

卷三十一

三

生、鄰人證其非是而籍之、後鄰人死、女訴復請所籍產、久不能決、洙問若年幾何、曰、三十二、乃按咸平籍、二年賀死、而妻劉爲戶、詰之曰、若五年始生、安得賀姓耶、女遂服、

按籍以斷能折其心、

陶節夫

陶節夫廣州錄事參軍楊元寇暴捕繫獄不承累年節夫詰以數語卽吐服將適市於諸囚訣曰陶公長者雖死無憾

此之謂民自以不寃

蘇渙

蘇渙知衡州時耒陽民爲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其盜渙察而疑之問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人以獻渙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爲功尚可呼他人此必爲姦訊之而服他日果得真盜

得情之照

杜杲

杜杲知六安縣，民有嬖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無分法，杲書其牘云：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爲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季衍覽之，擊節曰：此令九州三十三縣之最。

後一轉更恰情理。

王罕

王罕知潭州，爲政務適人情，不加威罰，有狂婦

數訴事，出言無章，却之則勃罵。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引至前，委曲徐問，久稍可曉，乃本爲人妻無子，夫死，妾有子，遂逐婦而據家資，屢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爲治妾而反其資，婦尋愈。郡人傳爲神明。

此所謂心誠求之者也。

汪待舉

汪待舉，紹興中知處州，爲政寬厚，曲盡下情，民有爭訟，呼之使前面，究曲直，不以屬吏，故庭無

留事鞭扑罕用，百姓以詩頌之曰：官舍却如僧舍靜，吏人渾似野人閒。時部民嘗有以酒飯客者，客醉且臥空舍中，主人慮其去，又從而鑰之。客夜酒渴，索漿不可得，則取花瓶水飲之。次日啓鑰，客已死矣。其家訟於官，待舉寃其一時舍中所有物，惟瓶浸旱蓮而已。試以飲極刑囚，果死，訟乃白。其明察如此。

試水剖訟事固應然，獨難爲此囚耳。○留客臥空舍而且鑰之，決無毒客之理，但舍

中無一人，則中夜起飲瓶水，誰復知之。注公之斷，可謂苦心。

### 陳春

陳春爲嘉興路推官，有能聲，民販私鹽事覺，牽連千餘人，獄久不決。春往治之，卽得其情，釋被誣者數百人，闔郡稱爲神明。先是久不雨，至是大雨，鄉人稱爲陳公雨。

大凡治獄，一得情，則自無株連之累。

### 干文傳

收律得情

卷三十一

七